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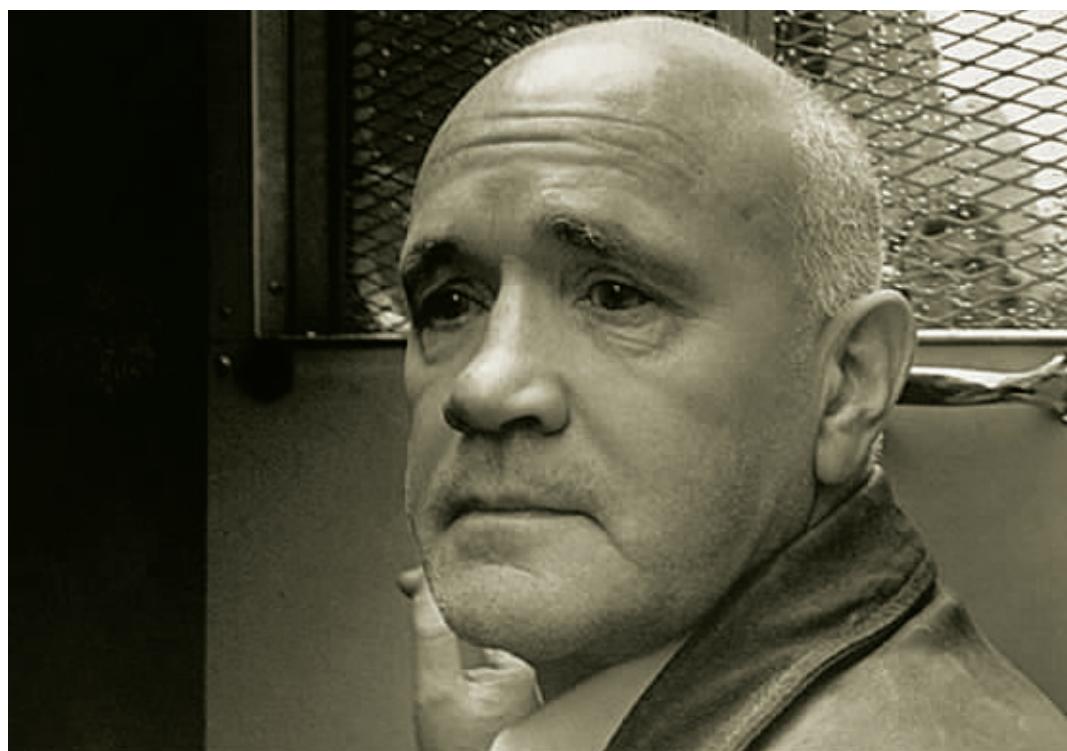
鲜花圣母

一朵生长在监狱的「恶之花」



《鲜花圣母》

让·热内的小说。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奇葩，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“恶之花”。因为小说描写的都是最为忌讳的问题，如同性恋和监狱生活等，并把罪孽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。在绚丽多彩的文笔中不难看出作者在为走向诗意的美丽而努力。



□育邦

文学难道仅仅或者必须为社会道德服务吗？为长久以来的规定性的美学而高歌？

1910年12月19日，让·热内生于巴黎公共救济院的一家医院里。母亲单身，当时22岁，但父亲“不留姓名”。7个月后，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，从此一去，杳无音信。随后，让·热内被家住莫尔旺山区的乡村小工匠收养。

1916年9月，让·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，品学兼优，名列前茅。因为一篇作文，他幼小的心灵备受打击。60年后，作家在一次会见中谈及此事。他说：“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，就不是村里人。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，愚蠢之极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，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……根据老师的评价，我的描写最精彩。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，但所有的同学都耻笑我，说：‘可这不是他的屋子，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。’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，蒙受了奇耻大辱……哦！话虽不太厉害，但我恨法国。岂是一个‘恨’字了得，应该比恨还要深，说法国令我作呕也不过分。”（见《公开宣布的敌人》）。从此，他那波澜壮阔的小偷生涯就此拉开帷幕，他开始小偷小摸，他偷学校的尺子、铅笔，从养父母那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：“10岁时，我就偷我所爱的人，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。人家发现了，都管我叫小偷。我想，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。”

1923年7月小学毕业，热内的成绩全区第一。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领到文凭，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。1924年10月，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。半个月后，他从中心逃跑，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，他要去埃及或美洲。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，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。此后两年，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，在好几个作坊、农场干过活，受到非人的待遇。实在难以忍受，他一逃再逃。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，警察不时在车站、列车、港口城市抓到他。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。16岁那年，即1926年3月，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，入狱蹲三个月。

年满18岁后，让·热内应征入伍，但不久当了逃兵，流浪欧洲，一路行窃，多次被捕坐牢。作为小偷，

让·热内最喜欢偷书，包括普鲁斯特的书。其后的十几年中，他一直在偷窃和坐牢中度过。他经常因偷书被当场抓获，送去蹲监狱。

1942年出狱后，他在塞纳河畔摆起旧书摊。1943年，他认识了法国文化界的巨擘让·科克托，他是一位作家、戏剧家、导演和画家，是当时风靡全巴黎的极具影响力的大作家。科克托看完热内的《鲜花圣母》后，立刻意识到热内作品低俗中见奇异的现代文学价值，于是他不顾自己的名人身份，痛快地帮助被警察四处缉拿的小偷出版书籍。让·热内开始有了名气，但他仍鬼迷心窍，一偷再偷。一次，他为偷一部绝版书被捕，并将作为“惯犯”被起诉。科克托不惜聘请大律师为小偷辩护，并以“当代最伟大的作家”的身份亲临法庭助威。由于科克托的努力，热内仅被判处3个月监禁。谁知出狱不到三周，他又因偷书被捕入狱。当时法国沦陷尚未光复，当局准备把他押送到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科克托再次动用各种关系把小偷作家保释出来。

之后，让·热内的长篇小说《鲜花圣母》和《玫瑰奇迹》相继出版。1947年4月19日，让·热内的剧本《女仆》在法国公开上演，不久连同剧本《严加监视》一起出版，引起强烈反响，获法国七星诗社奖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根据法国法律，让·热内必须继续服刑，有可能被流放到远离法国的海外孤岛上。为了挽救这个才华横溢的小偷作家，以萨特、科克托为代表的全巴黎文学界上书共和国总统，呼吁赦免对热内的刑罚。让·热内因祸得福，名声鹊起。1949年8月12日，法国总统发布了对让·热内的特赦令。

其后，让·热内成为红得发紫的作家。著名的伽利马出版社加紧编辑《让·热内全集》，请萨特为其作序。萨特欣然命笔，写了长长的一卷序言，名为《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》，把小偷作家当圣人进行评介，作为六卷全集的第一卷出版。

1986年4月14日午夜，让·热内逝世，时年76岁，安葬在摩洛哥北部沿海西班牙城市拉腊歌的旧墓地上。同年5月，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《一个恋爱中的俘虏》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。人们从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我的看得见的一生只是精心伪装的一个个圈套。”

热内的《鲜花圣母》是一部极具煽动性的小说，形成了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和影响力。它的影响深

入到无数的小说、电影和舞蹈作品中，刺激这些作品不断地挑战人们已有的道德防线。

《鲜花圣母》写于1942年，该小说的绝大部分是在狱中写就的，那时，热内因偷窃而被关押在弗雷纳监狱。他利用能在狱中找到的一切纸张——硬纸片或者粗糙的笔记本——写作。他常常坐在床边，将纸片压在膝盖上写作。在该书写作大约五十页的时候，他外出放风时被狱中的守卫发现了。当局毫不留情地没收并销毁了这些手稿。热内不得不重新开始，根据记忆重现那些生动鲜活而又如梦如幻的语言片段。

小说以偏离常规的方式展开叙事，随意地穿越时空的限制。小说的开头，中心人物卖淫的伪娘迪维内已死于肺病。但热内还是从他还是个乡下穷孩子写起，描述了迪维内在蒙马特的弄堂和酒吧中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。三个叙事空间相互交织：一是在监狱中，热内宣称创造了自己的小说世界，在这个秘密的世界中，他能为所欲为；一是在蒙马特拥挤的街道中，这里都是尖酸刻薄的伪娘、英俊漂亮的皮条客，以及出狱后充分小说生活的罪犯；一是迪维内的阁楼，那个独特的小房间，耸立在巴黎上空，俯瞰着蒙马特的公墓。而迪维内有一个罪犯情人，绰号就叫“鲜花圣母”，关于他们俩人的叙事水乳交融。“鲜花圣母”由于犯谋杀罪而被捕，很快就要被处决，这死亡的最后关口，文本充满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、频繁而狂烈的性爱。热内的描述细致准确，语言或奢华或猥亵，恣意汪洋，不拘一格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是骇人听闻的。《鲜花圣母》是20世纪的一朵“恶之花”。

让·热内在半个世纪之前种下了一颗有关人类心灵的种子，它在人们恶毒的谩骂声中成长，在人们漠不关心甚至遗忘殆尽时开花结果。这支花绚丽多姿，人们的恶舌会说，可怕而又魅惑的罂粟花……

让·热内的小说是一片湖水，我们读了，就看到了我们自己；我们思索了，就潜入了水中，如同生命深入生活。他的作品是使徒行传，是大祭师的机锋。萨特把让·热内称为“圣·热内”正是基于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品质，这种品质就是通过无畏无惧的践行抵达殉道的必然结果。当坦诚变成牺牲的时候，绝大部分人就会选择放弃或逃避，而他相反，以坦然以微笑以自嘲迎了上去。从人类学的角度，他把自己作为献祭品祭祀了这个世界里黑暗的真实之神……

我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孩子，被他的铁鸟带走，一边笑着，一边播撒死亡的种子。——让·热内《鲜花圣母》

让·热内
1910—1986

法国作家。他的生平颇为传奇。幼时被父母遗弃，后沦落为小偷，青少年时期几乎全是在流浪、行窃、监狱中度过的。热内认为他的犯罪是社会环境造成的，但这个伪善的社会本身却不受任何惩罚，所以他决定与这个社会势不两立。他发现写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叛逆。代表作有《鲜花圣母》《玫瑰奇迹》《小偷日记》等。

作家评介



萨特

热内向我们证明，天才并非某种天赋，而是人在绝境中开辟的出路。善只是幻觉，而恶是虚无，它在善的废墟上造出自己。



让·科克托

有一天，热内应被视为道德家。我们总习惯于把道德家混同与卫道士。诗是一种道德，内在、自律，拒绝强制性的范畴和机制。



萨义德

热内非常像贾科梅蒂为他的肖像，贾科梅蒂把握住了这个人强烈的情感、严格控制的力度和近乎宗教式的沉静的惊人结合。